

日本少年文學集



編譯者

錢子矜

校對者

郁達夫  
豐子愷

發行者

兒童書局



---

實價大洋二角五分

---

## 裸體的國王

日本·南山·正·雄·原·著

從前某國有一位國王，他十分愛好裝飾。他用了他所有的金錢，購製美麗的衣服。他不喜歡軍隊，也不愛看戲。偶然坐了馬車到公園去一趟，這並不是爲遊散，而是要以自己新奇的衣飾，去顯示自己高貴的華美而已。日間，每  
一點鐘他一定更換一次衣服。常常有人說，「陛下在會議室，」實在，這句話，  
就是表白國王坐在「衣裳間裏。」

他所坐鎮的那座王城，異常繁華。常有外國人到這裏觀光。某日，觀光的  
外國人中，混雜着兩個欺詐術者。他們自稱是機織技師。他們自誇能夠織成  
上好的、爲別人所意想不到的新奇的綢緞。不僅這樣，而且這種衣料，還有着

特別的、不可思議的性質；就是地位與身分不合的人，或不能成器的無用的人，無論怎樣，都看不見這一件衣服。

國王聽了，十分歡喜。他想：

「這多麼方便！假使我穿上了這件衣服，我就能知道我的臣下誰是與他們的職務不相稱合，認清誰最聰明，誰最愚蠢了。好，分付他們快些織起來吧。」

他先賜給這兩位欺詐師許多聘金，命他們趕快織製。

欺詐師立即裝置了兩架織綢機，自己坐在那裏，裝着織綢的樣子。實際上，機上連一根絲都沒有。他們所定購的最上等的蠶絲，高價的金線，都放入自己的腰包。他們整日對着空機，坐在那裏假裝熱心地工作，自清晨直到深更。

『不知他們織好了多少，去看一下纔好。』

國王這樣想。但是待他憶起了愚者與不合身分的人，都不能看到這件衣料的話時就感到了憂慮與不安。但是他忽又轉念，身爲人君的自己，一定不需要這一種過慮，於是他便安心了。他想令部下的人，先去看看。反正現在滿城男女，都知道瞭這種機織品有着神妙的不可思議的力量，大家正在期待，實地去試驗自己的同伴，誰是無用的長物。

『就令那位忠正的老大臣去吧，他又清廉，又忠誠，一定能夠看得清清楚楚，回來報告。』

國王便諭令那位老大臣親自出馬到機織場去了。可是當他到了僅僅着空機的織場裏，他不禁驚愕了。

『唉，唉，不得了！』他這樣想着，可是他還盡力地睜大他的眼睛。

「我甚麼也沒有看到，奇怪！」他暗忖着，不敢說出口來。欺詐師請他到機旁細看，並且詢問他對於顏色、花紋，有甚麼意見。當時，可憐的老大臣的眼睛，睜得幾乎撕裂了，可是他祇看見一架織機，機上空無所有。這是甚麼緣故？實在機上原來就沒有東西，原來就是一架空機，所以無論你怎樣費力，也不會找到一塊織成的綢緞。

老大臣焦急地想：

「難道我是蠢物嗎？這無論如何我自己不能承認。那麼我與我的官職不相稱合嗎？我看不見衣料，這可不能輕易告人。」

「請大臣批評！」欺詐師又逼緊一步。

「哦，咳！真是貴重的東西，實在美麗！」大臣的眼睛，經過了眼鏡，熱心地望着。「花紋、顏色，都極新異——好，我回去上奏天子，說我看了非常滿意。」

「多謝大臣擡舉！」

欺詐師將花紋顏色的名目，以及如何美麗，如何珍奇，重述了一遍。大臣熱心傾聽，他打算進宮去，可以像鸚鵡一般，依樣奏陳。實際上，他確是這樣做了。

因之，欺詐師便請求購買更多的金絲，要求更高的工資。然而他們將這些重又放到自己的腰包裏去了。一方面，照樣對着空機，裝着努力在工作的樣子。

國王又令另一個侍臣去看，究竟織了多少，是否快要完工。他和老大臣同樣，除了空機，別無所見。

「怎樣？不是很漂亮？的絲織物嗎？」欺詐師向他說。他們與上次一樣，指着那架空機，陳述配色與花紋，如何調和，如何美麗。

「我不是蠢才，」侍臣開始疑慮了，「那麼我大概是不適合於現居的官位。但這太丟人了，可不能給人知道。」於是他對着空機，讚不絕口。

回宮後，他對國王說：「啊，陛下！那件衣料，實在太美麗了！」

王城裏的民衆，誰都爭着談論那珍奇的、庸人所不能看見的綢緞。

這時，國王爲好奇心所驅，也想親自去看看了。於是他帶領了選擇出來的家臣，和兩位曾去看過的大臣，向着那狡滑的欺詐師在工作的織場那邊去了。

到了之後，兩位忠良的大臣指着那架空機說：「不是很好看嗎？那種顏色，陛下看了，一定十分合意！」

他們心中各懷着鬼胎，他們以爲別人一定已經看到了機上的織物，所以故意這樣誇張。





「唉，奇怪！這是甚麼意思？爲甚麼我一點都看不到。天哪，太殘酷了！莫非我就是蠢才嗎？還是不配做國王，我沒有做國王的福分？這確是我一生的緊要關頭！」國王心中異常焦急，可是他故意冷靜地說：

「喔，誠然十分新奇，應該讚美！」他滿足地點頭，微笑着在注視那架空機。因爲他覺得不能直說目前的機上，空無所有。衆臣們也同樣地仔細觀看，同樣沒有看到大家所讚不絕口的那珍貴的綢緞。

然而他們却異口同聲地說：

「是呵，太漂亮了！」

他們請求國王，在大典禮巡行的時候，穿起這件萬人急欲觀瞻的御衣，使下民也得觀光。

「實在好看，真是天下第一寶貴的東西！」大家都驚奇讚嘆，四周湧起了歡呼悅樂的聲音。國王重賞了這兩位欺詐師兩個貴重的騎士勳章，封贈他們爲「帝室機織師」。

大典禮的日期近了，欺詐師在巡行的前夜，工作了一個整夜，纔將那衣料織成。當夜，織場裏燈燭輝煌，爲了國王的新衣，家臣們也在那邊一直等待到了天明。織畢，他們假裝從機上將衣料取下，拿着剪刀，向空中剪裁，還用無線的針，忙着縫綴。

「好，完成了！」欺詐師微笑着說。

於是國王親自帶領朝中文武官員，到織場去試穿新衣。欺詐師恭恭敬敬地捧上，一方佯作得意地加以說明：

「請陛下細看，這是袴子，這是上衣，那是外套。這像蜘蛛絲一樣輕，穿上了，十分輕快舒適。這就是這衣服的特色。」

「很好，很好。」家臣們都同聲應和。實際上，他們並沒有看到甚麼東西，放置在他們面前。

「請陛下卸去舊裝，就可以在鏡前試穿新衣了。」欺詐師說。

國王於是脫去了本來穿着的衣服。欺詐師奉上新衣，一件一件，幫着替國王穿上，還替他繫上腰帶；不過，這完全是欺詐師假裝的樣子。國王站在鏡前，對着鏡裏的自己，前後左右地仔細打量。

「喔，穿着的確很合適。花紋，顏色，很美麗，也很大方。」家臣們同聲恭維。

「陛下，翠蓋已經準備妥當，何時出發，靜候命令！」侍臣奏陳。

「現在就出發吧。」國王說着，重又對鏡整裝。『怎樣，很好吧！』他這樣自語着。因爲他深恐別人看出他的心事，所以故意裝着得意驕慢的樣子。

侍從彎下腰去，拾起外套的衣邊，他的手幾乎碰着地板了。然後他又雙手捧着甚麼似的慢慢地立起身來。他一心注意自己的動作，擔心給別人看出破綻。

國王於是就在這壯嚴華美的翠蓋之下，行列整齊地威嚴地出發了。

「陛下的新禮服，果然很好。你看那外套的邊緣，多美麗。這不是很合適於貴人穿著嗎？」路旁的民衆，都不約而同地讚嘆。因爲誰也不願意給別人知道，除了國王的赤裸的身體以外，沒有看到一點東西。看不見這件御衣，那

是太不體面的事情，不是不合自己的身分，便是一個一等的庸人；所以他們各將自己的共同的秘密，都隱藏了起來。

『那個人赤條條地沒有穿衣服呢！』忽然人叢中一個小孩指着國王亂嚷了起來。

「啊，聽見了嗎？世界上只有小孩子的話，最真實呀！」他的父親鄭重地解釋着。於是這小孩子的最真實的告白，便成了羣衆私語的中心。

『國王赤着身子沒有穿一件衣服，那邊的小孩子這樣說呢！』

「我看國王的確沒有穿衣服吧。」終於大家都這樣說了。就是國王自己，也覺到身上並沒有披着一點東西，所以他很敏捷地聽到了別人的私語。而他們的私語，就像一個鐵釘，緊釘在他的心上了。但是他重又轉念：『我是全國最尊嚴的國王，我不能輕舉妄動，我應該自始至終保持我的威信，站在

這鹵簿的前頭，一直到終點。

這時，國王更顯得高傲尊貴，在肅靜的民衆的前面，慢慢地過去。侍從謹慎小心地執着外套的衣邊，靜靜地跟在後面。

## 搖籃歌的追憶

日本宇野浩二原著

接近台灣蠻地的某處山麓，有一個不到二十家人家的小村落。在這小村落的一隅，住着兩個素稱正直的夫婦，和一個叫做千代子的三歲的可愛的女孩子。他們三人和平親愛地過着日子。

這是十五年前一個初冬的事情。

雖然在這終年炎熱的台灣，可是一到十一月末，也已有些寒意了。這裏又是深奧的山間，所以蟲聲漸漸地岑寂，到了夜間，便會使人感到異常的寂寞。

月亮從屋後山裏出來了。千代子的父親背負月光，在淺灘研磨他明



天需用的鐵斧。母親在室內昏黯的燈光下忙着縫他們的寒衣。在母親身旁與煤油燈相反的位置，掛着一隻新的搖籃，搖籃裏可愛的千代子剛要睡去。母親一邊輕聲地唱着睡歌，一邊不停地運轉她手中的針線。時時還以她執針的手去推動搖籃，搖籃和母親睡歌的調子相和似的微微地搖動。

「今夜真靜呵，」磨完了鐵斧的父親，伸一伸腰，這樣說：「明天也是好天氣吧。」

「輕一點，」母親很窘，做一個要以執針的手去壓平這聲音似的手勢說：「因為



『千代子剛要睡去……』

於是母親仍唱着睡歌，父親輕輕地收拾他的磨石與鐵斧。

此時，從遠處起了一陣騷擾的聲音，千代子的父母不期地注意傾聽了。一回，那聲音漸大漸近了。後來漸漸聽出人的叫喊聲哭泣聲和雜亂的脚步聲了。

在不遑辨別起了甚麼事情的須臾之間，忽然起了『生蕃來了！生蕃來了！』的叫喊聲。

父親慌忙地奔入室內，從壁上取下了鎗，又取一枝短鎗遞給母親。

這時候千代子完全睡着了，連這樣震天動地的叫喊聲也不能驚醒地熟睡了。母親狼狽地站在搖籃邊，不忍離去。可是父親却不顧一切，強拉着她奔出了大門。

兩人走到門外的時候，叫喊愈近；在雜亂的鎗聲裏，逃來了幾個村人。而且就在後邊，好像有生蕃追趕來的樣子。

『不得了，不得了！大批的生蕃來了！不快逃，那是極危險的。』逃來的人說。

父親急忙背負了母親，跟了衆人狂奔。

『阿千，阿千呢！』母親哭泣叫喊，可是此時都祇顧自己生命的脫險，無暇問及別人的安危了。

好容易平安地到了鄰村。可是在到達安全地帶的時候，千代子的母親，已經和死人一樣了。

在平安脫險的人中，很少有帶出自己的兒女的人。爲兒女之愛所牽的人，大抵不及逃避，而慘遭毒手。千代子的母親要是不被丈夫強負着逃走，一

定與千代子同是不知去向，或和別人一樣，爲生蕃慘殺，取去了頭顱的。

前面曾說過，這是十五年前突生的事變。當時千代子的父母異常悲痛。可是不久，千代子的弟妹們都誕生了。現在最大的妹妹，已經十二歲，弟弟九歲，小妹妹也已五歲了。父母對千代子的印象漸漸淡薄，千代子如真的天逝了一樣，漸次被他們遺忘了。他們僅以騷動這一日作爲千代子的忌辰，慇懃地祭奠。

十五年前千代子睡過的那隻搖籃，雖已陳舊，但還掛在原處。現在已是小妹妹阿露的睡床了。父親依然每晚在洗滌場磨斧，磨好了，因爲日間的辛苦，便很早去睡了。母親多了兒女，尤其是在初冬的時候，更忙着爲他們準備寒衣，所以每晚要在燈下縫紉，直到深更。與十五年前所不同的，祇有新近從街上買來了一隻錫壺式的煤油燈，比以前的美麗、光亮。還有，每晚推動搖籃

的，已不是手執針線，忙於縫綴的母親，而是大姊姊小夜了。而且一年一年的進步，生蕃的來襲漸少，即使來襲，村人已有防禦的準備了。

但是出於意外，在第十五年的初冬，又出現了一隊生蕃。他們差不多間日順次地來擾這裏的每一村落。而且每一次的襲擊，總會發現許多死傷者。這一隊生蕃的人數，雖然不多，可是異常兇猛而且他們的隊長，是一個乘馬的少女。不但如此，還傳說這少女確是一個日本女子。

於是在千代子的村落裏，更鄭重地戒備。他們預備用方法撲滅這一隊。這一隊生蕃終於來攻了。不可思議的是來攻之時，恰巧是千代子忌辰的一晚，與十五年前一樣，美麗的月亮，剛從屋後山頂升上來。

『唉，來了！』村上人家都緊閉了大門，祇年青勇敢的男子，手執利器，上前迎敵。

這次，因為準備充足，戰爭的結果，生蕃敗退。村人一邊開鎗猛擊，一邊乘勝追趕，很多生蕃在敗退的時候，被擊倒地。而且村人的一彈，正射中了少女隊長的乘馬。隊長從馬上倒跌下來，為追趕者迫得無處竄逃，她雖竭力抵抗，但究竟是一個纖弱的女子，寡不敵衆，便遭生擒。

這位有名的生蕃隊長，被擄的消息一傳出，不要說本村的人，就是從七八里遠近的鄰村，也有很多人趕來看熱鬧。但是更可驚奇的是三三兩兩地在衆人口中談論，這位生蕃隊長，就是十五年前三歲時被擄的千代子。隊長的年齡，約在十八九歲的光景，雖然遍體黑色，却是一位容貌秀麗的姑娘。在她右邊眉下，有一個瘡痕，村人們說就從這一點看來，也確是千代子無疑。

千代子的父母，一聞村長來傳，便急急地趕了去。走到市政府的園裏的時候，圍繞着女生蕃的羣衆，突然地動搖了，像誰下了命令的一般，很快地讓

出了一條道路。在羣衆注視之下的這位生蕃裝束的女郎，却毫不羞恥地用了怨恨而銳利的目光，環視四周。旁邊五六張椅子上，坐着村長，警察和村代表們。

千代子的父母，狂人一般地跳到了前面；周圍的人，頃刻間靜寂了下來。在反綁着的少女隊長面前，父親像釘着一樣地站住，凝視她一無表情的臉。母親也疾馳至前，避開了她的鷹一樣銳利凶猛的目光，出神地注視。

母親突然向前跌倒，口中說着甚麼話而啼哭了。父親走近村長，用微弱的但甚堅毅的聲音說：

「這確是我的女兒千代子！」

屏息靜觀的羣衆，到這時又開始喧嘩了。而且在每一個人的口中，都在議論着甚麼。

「靜一點！」警察從椅子裏站起來鎮壓他們。

「阿千，阿千啊！」母親再也不能忍耐，不顧衆人的耳目，帶哭地大聲說：「阿千，菩薩保佑你還活在世上！知道嗎？我就是你的母親！難怪你不認識，在你三歲的時候分離了。直到現在，阿千，我是你的母親！你的父親也站在這裏。」

阿千……」

但是被哭聲喚爲阿千的少女，却不審地默視這兩位老人。

「你不懂我的話吧，忘了日本話嗎？也難怪，三歲時便……」

母親滿露了女子的柔情慈愛，卽以少女隊長爲己女而滔滔地哭訴。此時，譯員到來，用蕃語告訴千代子：

「你本來叫做千代子，這大概你自己也知道。你原是日本人，誕生在這個村上。三歲時被生蕃擄去，便成爲現在這樣的人了，這兩位老人就是你的

父母，你還記得吧！』譯員說畢，那位少女却搖頭說：『我是生蕃，不是日本人。我沒有父母，我憎恨日本人，我確是生蕃。』

聽了這話的母親，放聲大哭了。父親依然釘住一樣地站着，不發一言。經過譯員的翻譯，作了種種勸告，引誘，威脅的嘗試，可是完全失敗，一無成效。少女隊長祇反復地說：『我憎恨日本人，我是生蕃。』

於是在無法中忽然想到，帶她回到自己的家裏去，看了家中情形，也許會使她憶起幼年時代的一切，使她的資性轉爲良善。

村長們在前，千代子的父母與警察帶了那位生蕃少女在後，看熱鬧的羣衆，陸續跟在後面，向着千代子的家的方向走去。

到了村梢一所古舊的房屋前面，祇見門外排列着三株高大的檉樹。

『阿千』母親立在檉樹蔭裏，仰望樹頂，又回視少女隊長說：『你還記



得嗎？你常吵着要媽媽去捕捉每日停在這樹上唱歌的小麻雀，使我無法應付，你還記得嗎？』

譯員將話傳述了，少女却冷冷地說：

『這些我不知道。我當然不會知道的。』

聽了這固執的回答，大家都感到了乏術。觀衆也漸覺疲勞：有的打呵欠，有的居然漫罵了起來，漸次失去了平靜，周圍陡起了混亂的波動。

『她不過生來像日本女人，其實是蠻子吧。否則，一個十八九歲的姑娘，怎會那樣剛強？』一個人這樣說。

『是的，或者是誰故意造的謠言。假使她真是千代子，那麼她的母親這樣流着淚，別人又是那麼樣勸導，莫非她一點也不被感動嗎？』又一個人說。

『她的母親，不顧一切，一次一次的解說，哭訴，她却依然強硬。這太無情。』

了。但是，或者生母不如養娘。她在這裏不過無知無識的幾年；在那邊，却給養育得這麼大了。所以她即使知道得明白，也不願供認了。」一位老人的意見。別的兩三個人，同意地說：「是那樣的吧。」

「她是蠻子養育大了的，性質自然也與蠻子一樣凶暴了。而且被擄是十五年前的事情，當時她還是個一無所知的嬰孩，所以她現在也不知道她自己的歷史。」

「但是她說她沒有父母，而且真的好像恨極了日本人似的說『我憎恨日本人』。大概她在生蕃那邊，立下了甚麼誓約，無論如何，不能宣布自己的秘密，所以她雖完全知道這裏的事實，却故意裝着局外人。』」

這樣，在羣衆的口裏，又是議論紛紛了。

但是，父親究竟是個男子，這時，沒有甚麼悲切的表情，祇在臉上呈露了

絕望斷念的樣子。旁邊的母親，却難死心似地痛哭着。村長們站在一邊，感到無法對付的迷惑。

但是那位少女隊長，却不顧大眾，用了炯炯發光的鷹一樣的眼睛，環視四周。似乎有隙可乘，即欲脫逃的樣子。有時像十分戀念生蕃的故鄉似的舉首遙望對面的山峯。

「這樣，你還不供認嗎？」譯員終於這樣說了。

「要殺我，請便！」少女厲聲地說：「莫再煩人了。快處置我吧！能放我也讓我快些回山去，好再多帶些人來報仇。假使你們害怕，那麼請快殺我！總之，莫再麻煩了，快決定辦法！」

譯員將話傳譯給大眾，大眾終於茫然，窮了答辭。於是，四周又像死一般地沉寂了下來。此時從室內送出了幽靜的睡歌的聲音。這是姊姊小夜當小

妹妹阿露剛要睡去時的催睡的歌聲。小妹妹睡在搖籃裏，小夜一邊推動搖籃，一邊代母親唱着睡歌。

十五年前的昨夜，千代子就在這搖籃裏被擄。這隻搖籃養育了正在唱歌的小夜，也撫養大了弟弟，現在是小妹妹阿露的睡床了。

『小寶寶乖乖，

快地睡去！』

搖籃歌抑揚地送入靜默着的羣衆的耳裏，使他們快要沉醉，快要入睡了。

正在這時，那位生蕃隊長却開始戰慄了。鷹一樣的眼睛，驟然地消失了。銳利凶悍的神色，充滿了小孩般的天真。

『阿千，』永遠不悟的母親，走近一步，又哭泣着進言了。『阿千，記起了

嗎？孩子時代的一切。」

譯員傳達了這話以後，少女隊長重又回復了嚴肅的表情。而且固執地說：「我要回山去，我是蕃人。要是不放我歸去，那麼請爽快地殺死！」

觀衆又開始喧擾了。

「殺了她！有的這樣狂叫。

「放她回去！也有這樣說。

「打死她，莫再任這蠻婆作威了！」其餘的人怒罵了，也有向她投擲石子的莽漢。

好不容易剛纔睡着的阿露，竟爲這嘈雜的噪音驚醒了。她像受了驚一樣，大聲號哭不止。小夜用盡了方法逗她，然而無效。

母親聽到阿露的哭聲，不得已回進了自己的屋子裏。雖然這時她對這

活像千代子的女生蕃，已經絕望；但當她離開她的時候，還沒有收起她的眼淚。她一邊哭泣着引逗阿露，一邊輕輕地推動搖籃，不知不覺地用哭聲唱着搖籃歌：

『乖乖地睡去，小寶貝！』

門外的觀衆，重新靜寂了下來。母親的歌聲，緩緩地送達戶外。

在這沁人心腑的歌聲中，衆人都被感動得戰慄了。

同樣，那位生蕃少女也抖顫了，而且比以前，比別人戰慄得更甚。她的眼光，重又轉爲和善，臉色漸次蒼白。與前一刻的她，絕然不同。這已不是凶猛的生蕃的女人，而是一位十七八歲的和善的日本姑娘了。

忽然，她倒了下去，在她溫柔的眼裏，滿含了眼淚。須臾，她悲切地哭泣了一邊還說着些甚麼似的。

譯員好像被感動了，其餘的人，如觸電一般，默然站着。

能夠聽到的，祇有從屋內送出來的母親的悲慘淒清的搖籃歌的聲音。她哭泣着又說話了，譯員將話一一地譯出。

『我記得那個歌，祇有那個歌，沒有忘却。那個歌我的確聽到過，可是我已忘了在甚麼地方，甚麼時候。也許是誕生以前的事吧……』這時她停止了說話，號咷大哭了。可是突然又有所感似的抬起頭來，高聲地：

『啊啊！那是我母親的聲音！不錯，是我母親的歌聲。在唱那個歌的纔是我的母親……母親的聲音，母親的歌！聽了那個歌，我隱約地記起來了，一切的事物……啊，這三株檜樹……啊，這個屋子，在這屋子裏所聽到的歌聲。這是我的家，啊，那是我的母親呀，母親……』

說畢，十五年前被擄做了生蕃隊長的千代子大哭了。

## 兩個幸福的人

日·本·小·川·未·明·原·著

生長在南洋一處不很有名的地方的兩個土人，在航海的時候，海船顛覆，被人撈救，送到了一個很大的港灣。

他們蹲踞在砂灘上，眺望四周的景色。這裏是人口稠密，百業興盛，異常繁華的都市。盛裝艷服的婦女，以及各色裝束的男人，都匆忙地來往街頭。又有着高大壯麗的房屋，聳立路旁。遠處矗立着許多煙突，在不斷地吐出濃煙，飛散到沒有一點雲翳的蔚藍的天空。

耳所聞，目所見的，無一不使這兩個黑人驚奇。他們看到了白色的三層樓房，竟不知這是甚麼東西，有甚麼用處。然而他們看見了從近處住宅或店



舖內，探出頭來張望，或在裏面忙着工作的人們的時候，他們便想像住在那高大華麗的洋房裏面的人，一定比自己還要強橫，還要偉大。可是他們永遠也不會想到那些整齊的街道，誰在計劃，如何造成，地上爲甚麼要建造那麼華美的各種街道與住宅。

太陽光不像他們故鄉那樣強烈。這溫暖的環境，簡直使他們有了夢裏的心情。他們忘却了那黑暗恐怖的深夜，曾被狂浪沖捲着，一直翻滾到天明。後來，他們還在那無涯無際的海水裏漂流；漂流了好幾天，纔被那些陌生人撈救，帶到這奇怪的所在。現在蹲在砂丘上，浴着和暖的日光。這一切過去的危險與痛苦，這時，在他們，已經忘記得沒有一點痕跡。他們祇貪婪地癡望着目前的景物。

街上的行人，有的走近他們身邊，好奇地看了他們一眼，笑着走開了。也

有人站住了詫異地望着他們。

他們同是人類，祇不過皮膚的顏色與姿態稍有不同，加之言語不通，所以他們和黑人，雖然互相交換着目光，心裏却各以爲看到了自己絕不相同的奇異的，不可思議的另一種動物。

黑人萬分畏懼環繞在他們周圍的人羣。他們想能夠鋪設那樣完整的街道，能夠建造那樣精雅的房屋的人，一定有着不尋常的力量。自己的生命也許完全握在他們的手裏。因之，他們恐怖得幾乎戰慄了。

周圍的人們雖不言語，但各人心中，都這樣想：『多麼醜陋可怕的面龐，所謂喫人的野蠻人，就是這個種族吧。』

南面郊外的椰子樹，異常繁茂，這時，黑人正望着那陽光下的椰樹林的濃黑的影子出神。

但是他們看到了那椰子樹林，纔如夢初醒。「喲，原來不是在夢裏，也不是死後的天堂。依然在人世，這些依然是人間的景象！」

他們這纔安心了。同時，他們不禁想起了隔着海的遙遠的故鄉，和漂泊在海上的危急的往事。

「我們的故鄉，在甚麼地方？」他們互相會意似的向左右觀望，好像在尋覓他們的故鄉，究竟在何方。這時，他們的眼中，已經滿含了眼淚。

日光暗淡了下去，好像就要下雨。周圍的觀衆，漸漸減少，他們多回家去了。

剛在這個時候，一位白鬚老人，攜着拐杖，走過黑人的身旁。他從懷中取出一個光亮的銀圓，投擲在他們面前，逕自去了。

銀圓落在砂上，閃閃放光。黑人的故鄉，從來沒有金錢，所以他們看見這

個銀圓，不懂得這是甚麼東西。但是他們爲這美麗的銀光所誘惑，年長的黑人，便用了生着長毛大爪的黑炭一樣的大手，像攫取小鳥似的從砂上拾起了銀圓。

祇有這位老人慈祥，送給了他這個銀圓。大概因爲他們的面貌太奇特了，所以街上的行人，對於他們沒有一點憐憫的同情。

他們到這裏，已經有好幾日了，今天纔得出來，蹲在砂上，瀏覽港口的景物。但是不久，船上的人走來，仍舊帶領他們下船。這樣，他們便離開了這繁華的口岸，到別處去了。他們僅在這最短期間裏，觀賞了這異人的世界。此後，又是接連着幾天的海上生活，他們的海船，儘管在向前航行。

兩個黑人在故鄉的時候，本來就好像自己弟兄的一般，感情極好。後來，同遭災難，不被人施救，幾乎溺斃大海，所以現在他們更加親密了。在船上，他

們時時拿出那銀圓來，托在掌中，或放置額上玩弄。他們常笑着同聲說：「這是我們兩人共有的寶物！」他們祇看見銀圓上，刻畫着一個人頭。但是他們決不知道世界上有與此同樣的無數的金錢，流通在宇宙間的每一個文明的國家。

「這有甚麼用處？」他們這樣想。因爲言語不通，他們從沒有和船上人談過話，所以他們也不便詢問。

「偉大的人，把這個掛在胸前的吧？」甲說。

「不錯，一定是這樣。」年齡輕一點的乙同意地回答。

「那位白鬚老人，一定是個偉大的人物。」甲好像有發現似的興奮地說。

「也許他就是那島國的首領。因爲我們遭難遇救，所以給我們這寶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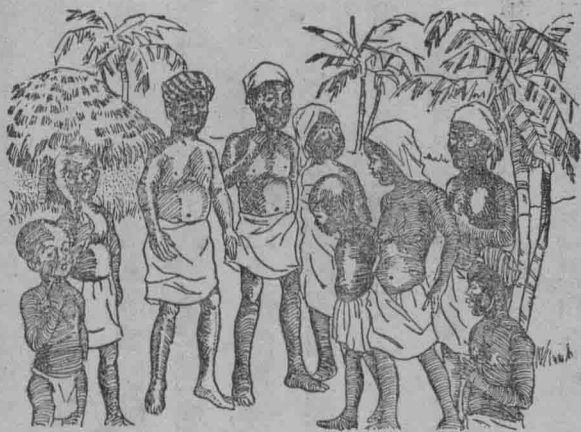
的吧！」乙說。

能夠得着這樣珍奇的東西，不得不使他們驕傲，同時使他們感到幸福。這樣過了幾天，海船安然地到了他們的故鄉。

故鄉的島上，有幾位年高的首領。他們都十分強橫，愈是強者，家裏收藏敵人的頭顱愈多。因為當他們不得不鬥力的時候，或者不能以口分辯，祇能以氣力來解決事情的時候，他們便不惜開始一場劇烈的戰爭。當然，戰時殺人愈多，便愈是強者。收藏在他們家裏的人頭，就是那時取來的。所以，有着愈多人頭的人，便會愈受部落的人們畏懼、尊敬。

這遭險遇救的兩個黑人，當他們回到自己部落的時候，大家都驚奇了。因為誰都料定他們已經沉溺海底了。從他們遇險到現在，已經很久，從來沒有一點關於他們的消息，所以大家都斷定他們決沒有生還的希望。現在他

們的安然歸來，在部落的人們看來，不能不算是一種古怪的奇蹟。



「你們不是鬼吧？」大家圍繞着他們驚叫了。因為他們的形容，和出門時，絕然不同了。手上，足上，頸部的毛長得更長更多，而且異常憔悴，消瘦。

「爲甚麼我們是鬼？我們都還認識你們！」他們狂叫着，還喚了幾個人的名字。歡喜之餘，他們抓着了幾個人，緊緊抱住，不肯放手。

接着就是大家一陣雜亂的慰問：「怎樣遇險？怎麼能夠歸來？」他們便將破船時

的情狀，夜間黑暗的海上的可怖的光景，和被救以後，所到的地方，看到了如何美麗，如何怪異的另一個世界，完全告訴了他們的同伴。後來年長的甲，取出了那個光彩奪目的銀圓，顯示珍寶似的說：『這是那邊國王送給我們的寶物。祇要有了這個，便甚麼地方都能夠去了。』他又說：

『刻畫在這上面的人頭，就是那國王。』

太陽光投射到銀圓上，閃閃發光。大家都爲這光澤，威逼得倒退了幾步。但是都睜大了眼睛說：『真是了不得的寶貝，這我們從來沒有看到過。』

他們差不多每人都有着武器。但是那些都不過是竹槍，或是被海浪掀上岸來的破船上的生鏽的鐵片製成的刀劍而已。的確，他們從來也沒有看到過這樣銀光閃爍的金屬。

這時，一個狡猾獐惡的老人，對着這大家所愛不釋手地賞玩着的銀元，



有着一種不屑理睬的神情；他站在旁邊，睨視着他們，發出幾聲冷笑。「蠢才，不要高興，這東西，總有一日，會到我的手裏！」他的炯炯的目光，好像在這樣告訴旁人。

這古怪的東西，到了這野蠻地方，竟也會惹起每一個人的注意，和獲得的慾望。

「這比收藏在家裏的敵人的頭顱，好得多了。假使能夠將牠掛在胸前，那一定立即成爲天下第一等偉人。」大家都有了這樣又艷羨又嫉妬的念頭。在他們那樣簡單的腦裏，比以前添加了一種強烈的慾望了。他們之間，總有一天，爲着這小小的東西，一定會掀起一場殘酷的戰爭。

「這寶物也許會給人盜去，我們可不能太大意了。」甲乙兩人互相警告。於是他們便謹慎小心地收藏了起來。

在無人的地方，他們常常取出來賞玩。他們一見這東西，就會想起那很遠很遠的港灣上面的街道，天空，砂丘，森林。現在想來，這完全好像是一個美麗的夢境，再也不會重來的了。那位和藹的長者，送給他們這寶物時的情狀，還歷歷留存在記憶中，彷彿是昨日的事情一般。當他們憶起這一切的時候，他們的心，早跨越過了碧藍的海，飛翔到那港上去了。

「這比我們的生命，還可寶貴！」他們驚惶地說。  
他們的部落裏，還有一個強橫無理的人，他有一位非常美麗的女兒。一日，他到甲的家裏，對甲說：「我以我的女兒作爲代價，請你將你的寶物送給了我如何？」

甲一時迷惑了。因爲他的女兒，是一位有名的美人。甲暫時不答，要求寬限數天，讓自己仔細考慮。但是那位美貌女郎的容顏姿態，早闖入了他的腦

裏。那可愛的小嘴，雪白的牙齒，一雙令人消魂的美麗的眼睛，這比起那銀圓來，實在可愛得多。假使那樣的人，能夠做自己的妻子，那麼身邊這塊金屬，還有甚麼用呢？這樣，他十分願意以自己的寶物，去換取那美人了。所以他立即去和乙商量這一件事情。

乙却含淚啜泣着說：『那黑暗的可怕的海上的一夜，完全忘却了嗎？我們在危急萬分的時候，好容易得救，到了那地方，後來又能安然歸來，這是多麼悲痛而又愉快的事情！我們兩人，同舟共難，一直到了現在。可是你突然爲着個人的幸福，竟連這一點紀念品，都要出賣了嗎？』

這時，甲纔覺到了自己的錯誤，慌忙向乙道罪。此後，他們依然和睦親愛地過着日子。

那個狡猾的惡人，手下有着很多黨徒。他與黨徒共謀，用甚麼方法，將兩

個黑人殺了，再掠奪他們的財寶。但是這計劃，給他們知道了。於是他們在這不能再停留片刻的危險的地方，危險的時候，商量避難的方法，與應往的地方。

某晚，他們便偷偷地離開了自己的部落，涉水越山，逃到了那狂浪沖擊的海邊。

「到了這裏，我們可以放心了。休息吧，讓我們再來考慮我們該走的方向！」甲鬆了一口氣說。

「我們往何處去，纔可以安閑悅樂地生活呢？」乙接着說。

這時，天色十分晴朗。覆在海上的天空，佈滿着星的網，星兒在網孔裏微笑。

仰臥砂上，望着天空出神的黑人甲，忽然起身，鄭重地說：

「我從來沒有知道每一個夜晚，空中有着這樣美麗的星光！祇要看到了這星光，我就會記起那港灣，那白鬚老人，那白色房屋，以及載我們歸來的那海船！」

默然遠眺的乙，也被感動了似的頷首作答：

「朋友，那晶瑩可愛的寶物，怎麼了？將牠擲入海底，牠一定也會變成星兒，飛到那遙遠的天空……」

甲立刻取出了銀圓，隨手將牠投入了海中。

這時，海水好像更明亮，更清澈可愛了。他們的部落，這時，也依然回復到了如往常一般平靜，一般安穩了。

## 國王的飯碗

吳銀星

吳銀星

四四

吳銀星

日·本·小·川·未·明·原·著

某國古時有一位名聞中外的陶器師。他的家裏，歷代以陶鑄爲業。歷代的主人，都親自精細地研究山土，聘請藝術超羣的畫家，雇用技術高明的陶工，鑄造花瓶，碗碟，以及各種裝飾品與日用品。

凡從外國來的觀光團或旅行者，他們都極願到這陶器店去參觀，或買一點珍奇的磁器歸去。

『啊，這是多麼精巧珍貴的碟子！那碗又如何……』從每一個參觀者的口裏，都會自然地流露出這樣真心的讚美。

『買一個帶回去吧。』也就在這些旅人的心裏，滋生着這樣的叫聲。於

是他們便爭買些花瓶或碗碟，和他們一同裝載在歸去的船上。

一日，一位身居高位的官吏，到了這陶器店裏。他傳喚店主，陪他參觀；他們一樣一樣的差不多看過了每一種陶器。

『果然，名不虛傳。每一樣都很輕巧，都很薄淨細緻。那麼，就在這裏定製吧。店主！我想請你謹慎小心地特製一隻國王御用的飯碗。今天我親自來此，也就是爲了這件事情。』官吏說。

陶器店的主人，是一位忠厚正直的老人。他聽了官吏的囑付，不勝感激似的拜謝他說：

『一定用盡我們的心力來鑄成一隻最優美上等的飯碗。大人，這實在是我們一生中最光榮的事情了！』

官吏歸去後，店主立刻召集全店的畫師陶工，他說：

「現在國王需要一隻飯碗，命令我們鑄造。你們想，這是多麼光榮的事情。可是你們要留意，要細心，務須做成一個從來未有的珍異優良的東西。剛來的那位官吏說，輕而薄的纔是珍品。這話不錯，原來陶器是以薄淨細緻的爲最珍貴。」

數日之後，國王的飯碗，消耗了許多人的心力，終於成就了。

「國王的碗，已經鑄好了吧？」那位官吏，重又到陶器店來催詢了。

「是，本該親自送奉。要大人勞駕，對不起得很！」店主恭敬地道歉。

「拿來給我看看，一定是一隻又輕又薄的上等飯碗。」

「是這個，請大人批評！」店主送上碗來。

這真是一個世間罕有的珍貴的飯碗。雪白的磁質，彷彿玻璃一般薄淨透明。上面還鑲嵌着金黃色的國王的御紋。



『好極了！敲起來聲音也很好聽。』官吏取碗置掌上，以指爪彈碗，鏘鏘作聲。

『不能再薄，也不能再輕了，大人！』店主恭敬行禮。

官吏點頭，一面命店主立即送這飯碗進宮。

店主將碗裝入一個精巧美麗的匣子，穿起禮服，鄭重地將匣子端在懷裏，跟着官吏進宮去了。

這有名的陶器師，鑄造了一個國王御用的唯一的飯碗，這消息傳揚出去，他的名聲更大更好更遠了。

到了宮裏，官吏獻上飯碗。

『這是國內一位有名的陶器匠專心誠意地特鑄的飯碗。他盡其力，充其量，纔做得這麼薄淨細緻。不知陛下看了如何？』

國王接過來仔細一看，果然這飯碗細緻輕薄得驚人。雖然拿在手上，却不覺得這碗有一點重量，依然和空手一樣。

「陶器的優劣，以甚麼爲標準？」國王問。

「所有的陶器，以輕與薄爲唯一可貴。重而厚的是最劣等的貨色。」官吏回奏。

國王默然點頭。從此，國王的餐具裏，就添加了這隻精巧上等的飯碗了。這位國王，忍耐力非常強固。他無論感到怎樣深甚的苦痛與不安，總若無其事地安閑如常。一方，也因爲他治理着國家大事，他的舉動，影響全國，所以稍稍有一點事情，不便頓時就驚惶不寧。

現在，他每餐必須用這細薄貴重的飯碗了。可是幾次之後，他就集積了一種難言的不快。每當進膳的時候，那碗上燙得簡直就像在燒他的手指一

樣。可是他總忍耐着不露一點聲色。

『不嘗受一點苦痛，便不能賞玩這貴重的東西嗎？』國王有時這樣懷疑了。

『不，不是這樣。大概是我的忠良的臣下，他們要我不忘却世上所有的苦惱，所以故意每日要使我忍受這熱的襲擊，這是從他們的忠心所發出來的善意。』有時，他這樣想。

『不，大家都相信我是世上唯一的強者，一個寬厚的仁人，對於這些小事，絕不會斤斤計較的。』他又轉念這麼想。

可是，現在，他祇要一看到這飯碗，雙眉就緊蹙了起來，雖然他仍然默不作聲。

一日，國王旅行到山間去，這地方十分偏僻，沒有一處可以停駕借宿的

上等的旅店。他們就寄住在一個農人的家裏。

農人們不善於虛偽的應酬，沒有一點假意的慫慂。他們却有着難得的可貴的真心和誠意。國王對着這善良的農人，十分歡喜，感激。農人們想盡了方法，想奉呈一桌豐盛的晚餐，可是深奧的山間，沒有一點可口的東西。國王愛他們的真誠，願意和他們共食平常的飯菜。

這是秋末冬初的時候，天氣已經有些寒意了。他們同桌喝着火熱的菜湯取暖，大家都非常快樂。雖然菜湯熱得幾乎燙手，可是因為碗厚，拿着就不覺得甚麼了。

這時，國王纔深切地感到自己的生活，是如何可厭，如何不幸了。他想：無論怎樣，碗總不過是一個碗，薄淨細緻與粗糙，有甚麼不同呢？為甚麼偏偏要將那薄淨細緻的，稱為上等的磁器，而我却非用那上等的可憎的東西不可

呢？這是多麼愚蠢，多麼可悲的事呵！國王不禁煩惱而有些悲哀了。

他好奇地伸手拿起桌上的粗碗，仔細地觀看：

「這碗是誰鑄的？」

農人聽了這詢問，頓時就驚恐萬狀。因為這是鄉民們的日常用具，非常粗劣。這正直的農夫，深恐觸怒國王，便伏着低聲奏道：

「請陛下用這粗劣的東西，鄉民罪該萬死。這碗是鄉民到鎮上去的時候，偶然買來的廉價品。這次陛下駕臨，本當特地到城裏去買一副上等的用具。可是時間匆促，不及趕到市裏，祇好暫用這粗陋的東西。鄉民無知，敬求恕宥！」

「莫說這些話了。你們的親切真誠，使我感激，使我快樂！一直到現在，我從來未曾有過一日像今天這樣快意的舒適的生活。每天，我爲了飯碗而苦

惱，從未用過像這樣鑄法優良的飯碗，所以我想探聽一下，這碗究竟是誰鑄的？」

「陛下，這無疑是一個無名工人的作品，他做夢也想不到這粗陋的東西，會供陛下使用，會博陛下讚賞的吧。」農人說。

「也許如此。其實這工人，倒值得欽佩，他能夠鑄成這麼一個厚薄剛剛合度的飯碗，他懂得碗裏要盛置沸湯與熱飯，所以留意鑄成較厚的碗面，使用者可以捧着安然飲食。世上無論怎樣聞名妙手的陶器師，假使他不了解這一點，而沒有愛人的親切的心，那完全是失敗的。」國王慨然地說。

旅行完畢，國王在羣臣與人民熱烈的歡呼聲裏，重又回到京城的宮裏來了。可是他對於農民的簡單、安閑、誠樸、親切的生活，深深地渲染在心上，永遠不能抹去了。

到了膳食的時候，膳桌上照例放着一個輕薄細巧的飯碗，國王看見，不禁又雙眉緊蹙，愁滿胸懷了。他想從今日起，每餐又須使用這飯碗，叫人苦惱，叫人痛手了。

某日，國王諭令那位有名的陶工進宮。陶器店的主人滿心歡喜。他以為以前的飯碗，一定博得了國王的歡心，這次能得國王的褒獎了。但是當他到了殿上的時候，祇聽到國王沉靜地對他說：

「你是鑄造陶器的名人嗎？無論你能夠鑄成怎樣精巧珍奇的東西，假使你沒有親切愛人的心，那你是白費了你的心力，沒有一點用處，我用了你的飯碗，每天在受苦呢！」

陶器師驚惶異常，戰慄着離開了宮廷，回到那名震中外的陶器店去了。從此，這有名的陶器師，就變成了一個鑄造粗碟厚碗平凡的工人。

## 狐的同情

日•本•秋•田•雨•雀•原•著

某日，老虎和羣羊爭執起來。狐在旁捧腹大笑。老虎便問狐道：

「老狐，老狐，你爲甚麼這樣好笑？」

「大王，我爲那些奴隸羊小子的愚蠢而發笑。他們能夠生活，是誰之所賜，還不是託了大王的福嗎？他們連這一點都不明白，還以鎗頭向着大王。天下竟有這樣不自知的東西！」

「不錯，到現在爲止，我是如何地愛護他們。可是爲了些小事，他們竟反叛起來，真是豈有此理！」

「大王發怒，那是當然的事情，我很明白，很同情！」



『是呀，你當然是明白的，因為你是我的同伴。』

羊也問狐了：『狐兄，你爲甚麼好笑？』

『我爲老虎太滑稽而發笑了。他平日揚言說，你們是他的朋友，一方却和你們爭鬥。但是，老羊，現在是老虎的全盛時代，你們反抗，便會吃虧。對那種愚蠢的奴才，祇要能夠便宜，佔得些便宜便算了。因爲我們的生活，是最要緊不過的。』

『是呀，實在我們也不想大抵抗，在事實的進行上，不得不如此強硬一下，所以便起了一場爭執。』

『我很知道你們的性格是十分柔和的。』

『你真是懂得我們最深切的，你纔是我們的好朋友。』羣羊竟感激得流淚了。

狐打了個呵欠，洋洋得意地走去了。

## 光的使者

日本吉屋信子原著

無數之光的箭，被派遣到平野、山間、村鎮去做光的使者。

光的使者們，從朝晨一直到晚間，勤勞地工作着。一到黃昏，他們便回到天空，與太陽神一同沉到西邊金色的海裏，垂下了叫做「夜」的幕而安息了。每一位光的使者，都很喜歡去完成他們自己的任務。

某日，有兩枝新生之光的箭，受了太陽神的命令，飛到下界去履行他們的任務。當他們一想到明晨能夠離開太空，閃閃地放光，飛到那個從未見過的美麗的世界去，那是多麼快樂的事情，他們便手舞足蹈了。

一位光的箭，對明天和自己同下凡界的朋友說：

「喂，朋友，下邊的世界，究竟是甚麼樣的所在？真想快去一看！」  
他的朋友也很喜悅地說：

「嚶，我也想快去見識見識，下界究竟是一個快樂的花園，還是苦痛的深淵？」

「是呵，不親自去走一趟，那是不得而知的。明天莫貪睡晏起，我們一同飛去吧！」

這樣，這兩位光的使者在開始期待明晨的到來了。

次晨，東方的夜之幕，漸漸地揭開，從下面湧起了美麗光亮的雲波。待雲波擴大到全個天空的時候，穿着紅色舞衣的小雲塊，從最下層升下來，染紅了所有的雲波。

暫時，在這桃色之雲的深處，彷彿響着黃金的大鼓的聲音。雲波在鼓聲

裏動搖起來，漸漸地分爲兩半，陡然從中央洪水一般的跳出了無數的黃金色的光的箭，飛射到四方。這時，兩位新生之光的箭，與其他的光的使者們一同從天空流到了下界。

將近下界的時候，一同跳出雲波的無數之光的箭，便四散地分離了。兩枝新生之光的箭，也別了他們的同伴，各自工作去了。一位光的箭正在考慮飛往何處去的時候，忽然看到前面一對寬闊的大門，門內聳立着一所高大壯麗的洋房。窗上吊着的美麗的窗幃，正隨風飛舞。

「啊，那是個好地方，今天到這裏邊去工作吧。」

他想定了主意，便一躍跳上了窗。當他正想進去的時候，窗忽然閉上了。

「啊，啊，這可糟了，怎麼辦呢？」

他驚了一跳，可是無法可施，祇得在窗外獨自跳舞。一會兒，窗裏發出粗

濁的聲音來了：「哦，剛才給晨風吹得怪冷，要你們關窗，可是現在又來了太陽，快來替我放下窗幃吧！」

「來了。」

一個僕人走來，放下了窗幃，將窗幃遮蓋了窗的全部。光的使者又驚了一跳。

「唉，唉，我特地從遙遠的天空飛來探望你們，你們却關上了窗，垂下了窗幃，不太無禮嗎？」

這位光的使者，一時憤怒了。但是他想，既然特地到了這裏，無論如何，也得進去看看纔是。他便在窗外繞着圈子。這時，他忽然發見了門邊一條狹縫，可以潛入室內。

「呵，有了，有了，就從這裏進去吧！」

他就從狹縫裏攢了進去。一看，這裏邊果然是一個漂亮的屋子。地板上鋪着絨毯，壁上描着黃金色的細緻的花紋。鑲着象牙的桌子，鋪着高貴的綢緞椅墊的安樂椅的旁邊，安置着一架大銅床。時候雖已不早，可是床上的男子却還鼾聲很高。床頭桌上，凌亂地擺着些酒瓶和酒杯。

『這個人不讓我進來，要他們放下了窗幃，安穩地睡覺。原來他是一個專會吃喝睡覺的懶漢。』

光的使者在床前獨語，床上的人，祇管酣睡。光的使者，在這薄暗的室內，暫時蹲下來休息。可是他看了這不堪入目的光景，立時感到失望與寂寞了。

『啊啊，晦氣，第一天就碰到了這樣討厭的地方！』

他呻吟着便走了出去，垂頭喪氣地回到天上。

但是別一位新生之光的使者，找到了很高的房屋上邊的一個小而簡

陋的窗戶。

「這裏的窗又小又髒，在那裏邊生活不可的人，纔真可憐，讓我去安慰他們一下吧！」

他這樣一想，便飛進了這個小窗。在窗口，並沒有阻礙陽光射入的東西，也未遭驅逐。他一進去，就聽到裏邊和善的聲音：「太陽神來了！」

他覺到十二分的高興，一邊舞着，一邊環視室中：屋子很低小，地下完全是粗糙的木板。這無疑是一個屋頂置物的貨房。可是在這貨房中，居然有人住着，而且住着的人，都在做工。

屋角裏堆積着很多破靴子。用木片釘成的椅子上，母親坐着紡紗。旁邊小椅子上，坐着一個可愛的孩子，微笑着在撫磨自己的膝蓋。

光的使者在孩子的額上頰際，深深地接吻。



「哈。太陽在我額上了！」

孩子一邊叫，一邊高興得笑了。而且用了他可愛的小手去捕捉光的使者。光的使者這邊那邊的漫舞起來了。於是，這個污穢簡陋的小室，完全變成了黃金的宮殿。

在紡紗的母親，看到了光的使者的跳舞也很高興，與孩子一同拍手狂笑。最後，忙着修補靴子的父親，也停止了他的工作，快樂地看着光的跳舞。

這位光的使者，便做了他們三人唯一的安慰者，整日地在這小屋子裏舞蹈。

到了夕暮，他須得回到太陽神那邊去了。

他離開了他的三位朋友，走出了小窗，一邊說：

「下邊的世界是多麼可愛呵！明天我一定再來這裏，做他們三人的伴

侶!

六四

## 葦的家

日·本·吉·屋·信·子·原·著

某處山麓，有一枝白色的葦。

一日傍晚，天忽然下起雨來。

「啊，好冷的雨。」白葦在雨中獨語。

這時，一匹山蟻，受着風雨的襲擊，從原野那邊，飛奔到山麓這邊來躲避。祇要天一下雨，這些可憐的小蟲，在天空下雨打風吹地沒有了辦法。

山蟻哭喪着臉，正在焦急地找尋可以隱避的地方的時候，那枝白葦，恰好映入了他的眼簾。他便踉蹌地走到白葦的旁邊。

「喂，葦君，請你救救我！」山蟻低聲下氣地說着，讓自己滿身污泥的身

子，捲曲着躲入了白葦的傘形的圓蓋下面。

「嚵，躲着吧。請你安心地躲着。一直到雨止的時候。我一定盡力撐大我的傘來保護你。」

山蟻聽了，高興着說：「好了，大可以安心了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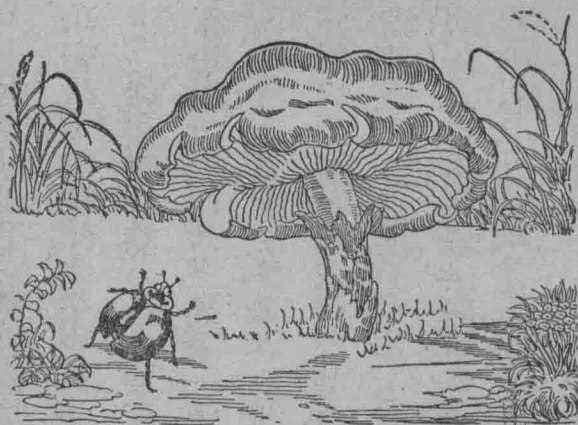
於是他放肆地伸長了手脚，舒展了身子，呼呼地睡着了。

不久，從遠處又來了一位嬌小俊俏的蟲子，展開着美麗的雙翼，在雨裏行走。這時，那巍然獨立的白葦的雨傘，又映入了這可愛的小蟲的眼裏了。他走近白葦，嬌羞滿面地說：「我是瓢蟲，陡然遇着大雨，沒有地方可以躲避，請你允許我，在你的傘下，借住些時！」

「好，請進來！」白葦說着，讓瓢蟲走進了自己的大門。

夜幕已快掩沒了大地，已快夜膳的時候了，可是雨儘下着不息，山蟻和

瓢蟲，還是不能歸家，在白葦的傘下挨餓。



白葦早知道他們的飢餓難忍，於是他便在傘下莖上，分泌着多量的甘味的乳汁，請他們暫時充飢。他們異常欣喜領受了白葦的盛意。

雨漸漸止了，西邊天空，懸着一輪耀眼的紅日，將四周的雲，多染上了桃色。瓢蟲異常欣喜，千感萬謝地離開了白葦，回家去了。山蟻也醒來了，他伸着懶腰，打個呵欠，環顧四周，驚訝地說：「唉，唉，我竟睡在這地方好，雨止了，回去吧。白葦，再見！」他說着走了。

山蟻回到了家裏，他就將他在外邊遇雨，躲藏在白葦的家裏，並且喝了珍奇甜美的乳汁，完全告訴了他的同伴。

『竟有這樣可口的東西嗎？那麼明兒我們大家去喝一頓吧。』他們興奮地說。明晨他們像排隊一般，列成很長的一行，出發到山麓那邊去了。

瓢蟲回家之後，告訴他的父母朋友，白葦如何仗義，他全賴白葦躲過了暴雨的損害。而且在白葦家中，享用了一頓豐盛甘美的晚餐。在他的話裏，充滿了感激。

『喲，竟有這樣親切可愛的好人，明天該去重重道謝！』瓢蟲的父母和善地說。

次晨，瓢蟲一起身便到白葦家裏去了。可是他走到中途，忽然聽到一種奇特的騷擾的聲音，他驚異地向四周觀望，看到前面千百個山蟻隊伍整齊

地在向白草那裏走去。

『是了，他們也去謝恩的吧。』他自言自語地說。

『不，他們成羣結隊去吸飲白草的乳汁，因為他的乳汁，太甘美可口了。』路旁一叢紫色的龍胆花告訴他。

瓢蟲十分驚愕，憤怒。他想設法援救這位將被蹂躪的恩人。可是山蟻是那麽多的一羣，自己却只一個人，寡不敵衆，自己明明不是他們的敵手，明明站於不利的地位。

『唉，怎麼辦呢？』瓢蟲啜泣了。

『不要悲傷，瓢蟲姑娘，我教你一個絕好的方法！』龍胆花安慰她。

『甚麼是絕好的方法呢？』瓢蟲止住了哭泣詢問。

『天上的美麗的星辰的眼淚，掉到地下，入土長根，發葉，開花，這就是我

們和我們的同族。那麼，瓢蟲姑娘，你假使攢入土中，也一定會變成一枝美麗的草。」

「我會變成草？」瓢蟲不可思議的詢問。

「是的，快攢進土裏去！」龍胆花急催着，因為他看見山蟻已快近來了。於是瓢蟲便不及思索，急急地攢進了土中。

霎時，地上生出了一枝紅色的草，他的傘形的草蓋鮮艷柔嫩，十分可愛。而且在他的圓蓋上面，渲染着黑色的玉一般的斑點。山蟻經過這裏，他們發見了這珍奇的紅草，嘖嘖讚美；又異口同聲地說：「這紅草的乳汁一定更甜，更好吃！」

於是，他們爭先恐後地飛奔到紅草的傘下，羣集在一處，吸食他的乳汁。這時，這美麗的草傘，陡然褶疊了起來，傘下的山蟻，便全數被捲摺在傘裏了。



跡。

不久，蕈傘重又撐開了，可是這一羣山蟻，已經全被吞沒，沒有了一點痕跡。

天高氣爽的秋季，我們假使到山間去遊散，不難看到一種鮮艷動人的紅色的蕈，這是含有毒質的不能享食的東西，大約這就是山蟻們所最畏懼的毒蕈吧。

## 剩下的羊和小孩

日·本·吉·屋·信·子·原·著

某處海面，有一個小島，島上有一座火山。這火山高聳雲際；平時却十分沉靜地蹲踞島中。

島上人口稠密，有着高大華麗的房屋，與清潔整齊的街道。學校，公署，公園，電影院等，在這島上，也無不應有盡有。

港口停着許多帆船，船中滿載着島上出產的可口的鮮菓，和珍奇的魚類，輸送到遠方的外國去。

從外國歸來的船上，也裝運珍貴的綢緞，美麗的圖畫，銷售給島上的人們。

島上的人，都很活潑愉快。誰也不會想到就在他們的近旁，有着一座危機四伏的火山，時時在威脅他們。

某日，陡然一聲巨響，震驚了全島的居民。這驚天動地的響聲，在他們是多麼生疏的意外的襲擊，他們終於驚惶失措地狂叫了：

「啊，這究竟是甚麼聲音？」

可是當他們驚顧四周的時候，又是一聲震驚鬼神的巨大的響聲，送到了他們的耳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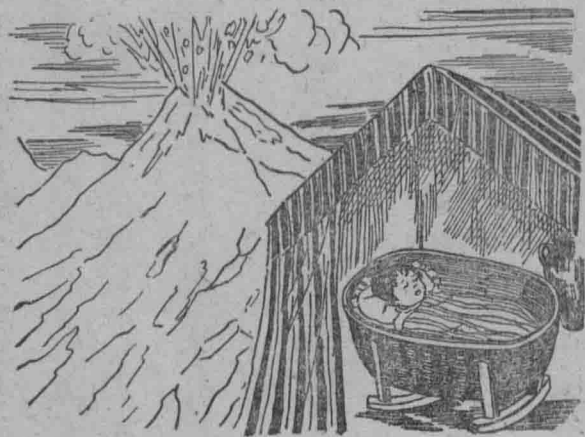
現在纔如往常地震時一樣：房屋，樹木，一切都搖動了起來。接着第三次的震聲，像海潮聲一樣地翻滾了過來。空中霎時如狂風暴雨般奔騰着千百塊火石。他們這纔知道是火山的爆發，不禁狂喊了：「啊呀，不得了，火山噴火了！」

這時，山巔像狂人一樣地猛噴着血紅的烈火，火焰直衝雲霄，像一根撐天的火柱。火塊像暴雨般落到地上，屋上，人的身上，被火塊擊中的人們、禽獸、地上所有的生物，都隨之倒了，死了。

房屋震塌了，樹木，高塔，石碑，這一切都埋葬在火裏了。

可是在這島的一隅，意外地還留剩一間狹小的屋子，屋子裏留着個肥白可愛的孩子。火山爆發的時候，他還是不曉得危險與恐懼，依然快樂地在搖籃裏遊戲。

這屋子裏的大人，都到外邊耕作去了。



火山發着巨聲，火山四處亂飛的時候，在郊外工作的人們，都慘遭焚燬，埋葬在火的巨口裏了。祇有這小屋中的搖籃裏，睡着這可愛的孩子。火山却無暇光顧。

火石的襲擊，鬧熱了一夜。到了早晨，火山已停止了牠的暴動，又如往常一樣安靜了。可是這島上的一切，却再也不能如往常那樣呈現着活氣；現在祇有燒燬了的街道，埋葬在火裏的田野，草木，鳥獸，人羣，交織成的悲慘荒涼的情景。那樣繁華美麗的小島，現在却成了一堆焦土。

這時，不知從何處來了一匹山羊，在焦爛的街道上徘徊。牠昨夜躲藏在牧場的青草叢中，所以能夠逃過了火神的巨手，一直活到現在。

牠喪失了同伴，同時也找不到一個人影。寂寞悲悽地在街上徘徊。牠偶然走到了那一軒半毀的小屋前，好奇地向窗裏張望。

裏面搖籃裏有個肥白可愛的孩子，他居然不知道自己的屋子已經塌毀了一半，還十分安閑悅樂地甜睡着不肯醒來。這時，溫暖的太陽，射在窗上，閃閃地發着金光。

羊的眼裏，頓時充滿了喜悅的光。現在牠在這荒島上，竟找着了一個可愛的朋友了。

牠坐在孩子的搖籃邊，不勝愛憐似的時時以牠的前腳去推動那隻搖籃。

不久，孩子醒來了，他像尋求甚麼似的睜大着眼睛，向左右探望。可是又失望了似的哭了出來。羊明白孩子醒來，急欲尋求的是母親的乳頭，所以牠便登上了搖籃，和母親一般，將自己的乳頭，送進了孩子的嘴裏。

孩子吸着羊乳，慢慢地停止了哭聲。

這樣，羊便做了孩子的母親，成了孩子的朋友，一直在孩子的搖籃旁邊。二三日之後，鄰近各國，多知道了這島上的慘劇，他們便乘船到島上來探望。他們看到了島上所有的驚心動魄的目不忍觀的淒慘的景象，他們也不禁流淚了。可是當他們去窺望了那半毀的屋子裏的情景，誰都破涕爲笑，又喜又驚起來。

## 佛陀的戰爭

日•本•秋•田•雨•雀•原•著

古時，印度國有一個大湖。湖的周圍，並立着兩個國家。兩國都有着一位強勇的國王。國王的下面，有着頭腦優秀的僧侶，和很多勇猛的家臣。這班家臣們，全都宣誓願爲國王犧牲自己的生命。

湖的那一邊，有一座寬約五里，長約十里的山。山上叢生着不知經過了幾千年的大樹。這一帶山地，究竟屬於這兩國的那一個國家，誰也不知道。可是假使去詢問甲國的人，他們總說這山是甲國的。詢問乙國的人，也總說這山是乙國的領土。多數學者，爲調查這山的領有權，曾費去了長久的時間。他們去考查許多古書，但仍舊沒有頭緒。雖然這樣，但是甲國的人，總以爲這座



山是自己國裏的。乙國的人，同樣以爲這座山是自己的。因此，兩國的人，常常因這山而引起衝突。

一日，甲國的國王，帶領衆多家臣，佔領了這座山。山頂上豎起了本國的國旗。他對家臣們說：

「這確是我們的領土，證據就是我现在站在山上。我爲愛我的國民，愛我的國土，所以佔領了這座山。」

於是，甲國的軍隊，唱着雄壯的凱旋歌，回國都去了。

乙國的家臣們，看見山上飄蕩着甲國的國旗，十分忿恨。立刻報告國王。國王知道了這消息，咬牙切齒地大爲憤怒。

「有甚麼權利來侵犯我所愛的國土呢？我爲愛我的國民與國土，能夠忍受這恥辱嗎？」

說吧，立刻召集衆家臣，向着邊境上的那邊進行了。他們拔去了甲國的國旗，換上了本國的旗幟，飄揚在那青山的頂上。並且說：

「這山的確是我國的。證據就是我現在站在山上。我爲着愛我的國民，和愛我的國土，所以來奪回了這座山。」

於是乙國的王軍，高唱着更偉大雄壯的凱歌，逕自回國都去了。

甲國國王聽到這消息，大爲震怒。立即召集衆官員，在宮內開了一次重要的會議。多數的僧侶說，現在正是爲王效力的時候，勸王興起正義的戰爭。還有許多忠勇的家臣們，也因爲現在正是獻身於王的時候，誓願奮勇參戰。勇敢的國王的血，也爲國民而沸騰了。他爲國民的安全，特地親自到「拍拉蒙」神前去祈求戰爭的勝利。甲國的軍隊，在天還沒有亮的時候，就從國都出發，直望着邊境的山地前進。一到山上，立即打倒了乙國的國旗，在不知過

了幾千年的古森林裏放起火來。廣大的森林爲烈火所包，完全變做了一個火塊似的漫燒起來。於是甲國的軍隊，便一同高聲狂呼萬歲。

見了這種情景的乙國的國王，憤怒得差不多要發狂了。於是也在宮中舉行了一次會議。國王先問賢明的僧侶們，現在發生戰爭，是否正當。

「陛下所要做的事情，那有不正當的？陛下就是正義。所以陛下所宣布的戰爭，無論何時，都是正義的戰爭。一刻也不必猶豫，請作王者的戰爭，那是最正當的事情！」

僧侶們一齊這樣回答。乙國的軍隊，連夜從國都出發，向着那火海一樣的山上去了。這時，甲國的軍隊也下山迎擊。乙國的軍隊，到了離山不遠的地方，便爲甲國的軍隊打死了許多了。

乙國的國王見了，非常焦急。

「無用的東西！照這樣下去，祇有我獨自上前，去完成那最後的光榮的死戰了。」國王忿怒着狂叫。家臣們聽了，竭力勸阻，決定暫時退却。

這一場戰爭的結果，那個湖邊的一座山，歸爲甲國領有了。甲國的國民，現在可以自由地使用那山上的土地了。然而這時候的山上，已經沒有了那經歷數千年的美麗的古森林的影子。大火燒過的山頂，祇露出了一片焦土。甲國的國民以爲占領了這座山之後，不知多麼幸福，那不過是一場幻夢而已。

乙國的國民，祇是想怎樣再將這山奪過來，以雪舊時的恥辱。國王與他的臣下，爲了要與甲國再戰，努力研究兵術。他們還教導國民，儘量節儉，以擴張軍備。這樣經過了五年，乙國的大軍，就向甲國進攻了。當乙國的軍隊，開到了國界的那座山邊的時候，甲國對於舊時的戰爭，差不多已經忘記了。乙國

乘這機會，努力進攻，遇到婦女小孩，便加殺害。他們的大軍，一直進窺甲國的國都近處了。

這次戰爭的結果，甲國已經獲得的邊境的山，不得不讓與乙國。戰爭纔算終結。

然而，這次的戰爭的結果，並不是真真的戰爭的終了。此後，甲乙兩國，繼續着長時的爭執。甲勝乙敗，乙勝甲敗，要到甚麼時候，纔能告終，這是誰也不知道的事情。而且兩國國民盡全力於戰爭，田園荒蕪。國家一天一天地貧窮下去。因為戰爭，失去父母兄弟的人，因了戰爭負傷的人，乞食國中。但是國王和他的羣臣，還說因為愛國愛民，永遠不肯停止戰爭。人民日夜不息地戰鬥着，每年不知有幾千萬人因了戰爭而慘死。

某時，一位穿黑色僧衣的和尚，旅行經過兩國。和尚知道這兩國的不息

的戰爭，想要設法消滅，使之和好。他先到甲國，詢問國王：

「你爲甚麼要戰爭呢？」

「爲了國民。」國王回答。

那時和尚又說：

「陛下，國民究竟祈求些甚麼呢？」

「國民所祈求的是正義。」國王答。

「正義是甚麼呢？」

「所謂正義，就是相信權威。」國王答。

「權威究竟是甚麼呢？」

「所謂權威，就是持有堅強的意志。」國王答。

「意志究竟是甚麼呢？」

「所謂意志，就是意識着生活的意思。」國王又答。

這時，和尙又說：

「陛下假使愛你的國民，必須停止了戰爭。」

「我爲着愛我的國民，纔興起正義的戰爭。爲甚麼現在必須停止戰爭呢？」國王說。

「陛下假使真真愛你的國民，愛國民的生活，那麼必須先看看國民的生活。國民所愛護的不是權威，祇要求幸福。」

「我難道不希望國民幸福嗎？我是爲着國民的幸福而戰爭。」王答。

「但是，陛下，你雖說希望國民幸福，却反而陷國民於最不幸的境地了。你爲了要獲得邊境上小小一座燒燬了的山，而長時間與隣國戰爭，國民不僅不得幸福，反而有無數的人民，因此而受苦呢！」

「不，你錯了，國民爲着我，自願戰爭，自願戰死。我也爲着國民，竭全力於戰爭。」王說。

「然而陛下，燒燬了的山土與國民的生命，你以爲何者值得尊重？」

「那當然是國民的生命值得尊重。」王答。

「那麼你爲甚麼爲了那十里方圓的焦土，願意犧牲你所愛的國民的生命呢？人的生命，無論甚麼貴重的東西，決不能與之相較。人類的生命，就是祇是一個人的生命，就貴重得連以宇宙之大的代價也不能購買的。要買你的一個小小的家臣的生命，你拿甚麼東西去纔好呢？你爲了要獲得已經燒燬的小山，寧願毀滅了你無數心愛的國民的靈魂。陛下，國民決不要求權威，國民祇愛和平！」

「和平？和平纔真是我所祈求的東西。我正爲祈求永遠和平而戰爭着。」





快地歌唱。從前仇敵一樣地戰鬥着的甲國與乙國，現在却像兄弟一般地互相愛好了。任憑你去詢問任何人，曉得古時戰爭的，已經沒有了……

## 酒與瘦馬

日·本·秋·田·雨·雀·原·著

### 【一】

某處，有一條終年堆積着白雪的大山脉。從這山脉間，流出一條廣大的河流，在這河流旁邊，有一個溫泉場。

溫泉場下邊，是個深谷。從谷中湧出透明的泉水，就在那里，建造了三家小浴室。據說這裏的泉水，是五六百年前一位充軍到這裏的公爵，所發見的。四周的村落，雖然比較小一點，但是有山有水有田園，而且還有溫泉場，所以村人們都過着悠久愉悅的生活。他們每日的工作，不是耕種，便是燒炭，或打掃那幾處溫泉場。

溫泉場因爲離城市稍遠，所以客人不多。但是從春天到冬初，每一家旅館，總經常有着二三位客人居住着。這裏雖然不是十分富裕的地方，可是也可算是和平幸福的好鄉村了。古時諸侯駐在這裏的時候，每年國王總有一次到這裏的溫泉來洗澡。

約在十年以前，這個和平悅樂的村莊裏邊，居然爲飢荒所襲。這是在日俄戰爭開始的前一年，到了秋天收穫的時候，每日下着冰塊，已經結好的稻穗，也爲冰塊擊倒而枯腐了。冰塊漸漸化作了雪。於是漫山漫谷，都滿積着白雪了。到了紅葉時節，也沒一個旅客來賞玩。山裏的蘋果，在未熟的時候，就枯萎而墮落了。溫泉浴室，也因沒有浴客，整日冷清清地緊閉着大門。祇有泉水不斷地在放散着白色的熱氣。

這座樂園似的美麗的溫泉場，便成了寂寞蕭條的爲飢荒的災難所包

圍的田園了。老人和孩子，因為從冬天到春天一直沒有食物，都罹病而死亡了。身體強健的人，或至市鎮作工，或往北海道耕作去了。這地方的官吏們，天天在焦灼着設法營救這遍野的餓殍。

勤儉……節食……代食……忍耐……這各種方法，他們都想到了。這是無論那一個時代，無論那一個國家的官吏，都會標榜的最高無上的營救方法。他們命令或者勸誘人民節省食物，切勿亂用妄食，並須練習粗食：如馬鈴薯拌飯，取蕨草藁根做成餅而吞食等。村裏村外的可以吃的東西，村人們不及選擇，都想取來立即吞到肚裏去。草根樹皮，也有人作為日常食料了。

但是，最感困難的是那些喝酒的人，對於喝酒的人，立即禁止購飲，這實在是一個難題。他們寧願整日不得一飽，但是他們却不能一日無酒。甚至每日還有人在抱怨近來沒有飽喝好酒。某日，雪稍小一點，羣長帶領衙役，一同

到村裏來，召集村人至小浴池的前面訓話。爲飢餓侵迫的村人們，站在雪上，謹聽羣長的陳述。羣長是一位身材高大，皮色深黑的人。他望着衆人飢餓的臉，莊嚴地說：

「……要諸位辛苦地站在這裏，很對不起！今天請你們到此，並無別事。祇是關於去年和今年的大飢荒，自縣長直至我們，都異常煩惱憂慮。但這是七十年以來所未有的災害，所以無論怎樣，終無法消滅與補救。……然而縣長和我們的苦心，要請大家明白了解。我相信，在最近的時期內，一定會有解決的方法。但是在尙未解決的時候，還得要大家暫時以節儉爲主。無論遇着怎樣痛苦，不可以即時忿恨抱怨，或者怠惰不前。當然，我相信本村裏不會有那麼不上進的東西。……總之，大家要齊心合力，來打開這次的難局。我們的方法便是盡力緊縮，減少食料，以繼續維持長時期的生活。採用蕨羹，製成食

餅的方法，我想大家一定都很知道，用不着再詳細說明。還有一件重要的事情，就是喝酒。大家都知道，酒是用米製成的。所以喝酒，便是將有用的寶貴的食米，胡亂糟蹋了。因此，此後要絕對禁止飲酒，違者嚴罰。縣長對於此事，也十分憂愁。所以請大家千萬注意，本村中決不要發見那些不上進的酒徒，幹這自害害人的事情。這不是我一個人的意見，實在是縣長囑我轉達的。還有本月底，將有施米運到，現在請大家暫時忍耐着吧……」

羣長訓話完畢，乘着馬又到別村去了。

【三】

留剩在這里的村人，茫然地望着羣長遠去的後影。他們自問實在已經節儉到了無可再節儉的地步了。但是村裏的酒徒，因為嚴禁飲酒，便感到了萬分苦痛。凡是好酒的人，生活愈困苦，便愈想喝酒。縱使飢餓難忍，但他們一

有金錢，便急着先買酒喝。喝酒，在他們是唯一的樂事。

這村裏，有一個名叫三郎的馬車夫。他和他的妻子，飼養着一匹瘦馬。他的妻子，本來是一個富裕的大家的閨秀，後來和三郎結了婚，便與母家斷絕往來，兩人過着貧窮的生活。她的母家，也因三郎好酒，不願照顧，便也爽然地和他們斷絕了關係。三郎這個人，一天不喝酒，便一天不能工作。

三郎夫婦，今天也來親聆羣長的訓話。可是視酒如命的三郎，一聽禁酒，便沒有了辦法。

「這樣，我必須要忠告你了。自今天起，無論如何，請你再不要喝酒了。」

三郎的妻子在歸去的途上，嚴重地規勸他。三郎這時沉默了一回，認真地說：

「哦，從今天起，我也不再喝酒了。羣長那樣解說了之後，我覺得我沒有



理由再去違犯禁令。」

她聽了三郎的勇於改過，十分喜悅。

「假使你將酒戒了，那麼我們也可以快樂地寬裕地過日子了。這是多麼愉快的事情！假使有錢，我們還可以積蓄起來。」

三郎從第二天起，便努力實行戒酒。他在極難忍耐的時候，便從風爐上取下酒瓶，灌進些開水，一口氣將多少帶有酒味的開水喝乾。但是他仍然忘不了酒。某日，他牽着瘦馬，運着八簍炭，送到三十里遠近的市鎮去。一到正午，炭完全賣完了。他牽着空馬，走到了市鎮的十字路口。

十字路口的酒店門前，有着兩個到鎮上來購置貨物的商人模樣的人，在甜蜜地喝酒。三郎一聞到酒香，便不能忍耐，雖然想着了羣長和妻子的忠告，轉過臉去不看那家酒店。但是作怪，愈想忍住，便愈忍不住。於是他便毀滅

候了。白雪覆着道路，閃閃地放射着銀白色的雪光，好像美麗的月夜。走到家



了以前的決心，將馬拴住，一直走進了那家酒店。

『老板娘，給我一杯酒！』

三郎小聲地對酒店主婦說。

三郎因為多天沒有酒喝，現在見到了酒，便接連喝了三瓶。可是當他一想到運炭的工錢，完全化在酒上的時候，便感到了不安。半醉的二郎，又買了一瓶燒酒。放在懷裏，走出了酒店。

三郎回到村裏，已是日落西山的時

裏，已經是晚上七時。他的妻子，正在爐旁縫衣。見他進來，怒斥道：

『怎麼了？爲甚麼這樣遲纔歸來？』

三郎默不作聲，牽着馬到馬廄裏去了。他取了馬鞍，使馬好好地橫臥在草堆上。這時，他的酒已經醒了，身上稍稍感到了一點寒意。他憶起日間喝酒的樂趣，便注意到懷裏的酒瓶。於是他點起燈籠，急忙取出酒瓶，喝起酒來。正當疲倦的時候，一飲冷酒，那是最容易醉人。瘦馬在暗處轉着兩個眼瞳，癡望着酩酊大醉的三郎。三郎看着瘦馬，將酒一杯一杯地吞下去。

妻子等着三郎還不進來，怕他又出了甚麼事情，便到馬廄裏去看看他。看見三郎手執酒瓶，紅着臉在喝酒，不禁怒叱道：

『你在做甚麼？啊，又灌了黃湯了！』

三郎驚惶地跳起來，將酒瓶口塞在口裏，向着瘦馬背上，噴出酒來。

「甚麼了？你在做甚麼？」

妻子奔近三郎身旁，一手拉着三郎就走。

「等着，等着，你莫擾我！這馬多麼可憐！今天牠運了一整天的貨物，背上的皮也擦破了……怪可憐的……怪可憐的……」說着，他亡命地向着馬背，吹上酒去。妻子看着，十分驚異。

「甚麼了？你儘管將你的唾沫吹上馬背去幹甚麼？」

三郎好像很有經驗地說：

「蠢女人！誰在這裏吐唾沫，這是酒呵！」

瘦馬沉默着，轉動着眼睛，靜聽兩人的問答。

◆ ◆ ◆ ◆ ◆  
縣長還以為人民都在遵守他禁酒的命令，覺得無上的得意。